



练习独处

□梅莉



日本作家青山七惠的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得芥川奖,早就耳闻,现在才读。薄薄的一本小书,絮絮叨叨,平平淡淡。日本文学通常平淡而日常,却清欢有味。

本书讲日本“飞特族”女孩知寿与一个貌似愚钝实则睿智的老太太吟子住同一屋檐下发生的故事。飞特族是指喜欢打零工不想做长期稳定工作的人,性格自由散漫。

知寿刚过20岁,就明确地告诉妈妈,自己不想读大学,要去东京打工。于是,妈妈把她安顿在舅姥爷吟子家里,春天的时候,她搬了进去。

父母离异,知寿之前一直与母亲生活。知寿从小就爱顺人家东西的习惯,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物件,收藏起来,常拿出来把玩。她明知这就是偷,但其美其名曰是留作纪念。或许这是她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与吟子相处时,她还会在半夜去拿老太太的一些首饰和其他小东西。她以为老太太睡着了不知道,其实人家心知肚明。

吟子71岁,一辈子没结婚,无儿无女,与一只叫黑子的猫生活着。但她有坚韧的生命力与好奇心。她在门框上贴满死去的猫咪照片,忘记了它们的名字,就统一称作切罗基。老太太整日无忧无虑地哼着小曲、偷用知寿的化妆品却死活不承认,一把年纪仍化着精致的妆,还和一个叫芳介的老头谈恋爱。

这一老一少,用知寿妈妈的话来说,都是奇葩。但现实中又有几人正常呢,谁还没有点小瑕疵。导演姜文说:“当你深入了解一个人时,你会反问自己——这世上还有正常人吗?”

青春或许是人一生中最苦闷迷茫的时期。《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维特,《窄门》里阿莉莎都曾为情所困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知寿与高中时的学长谈恋爱遭遇劈腿被分手,每天笑意盈盈。“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朝气蓬勃的老年人”不是我国特有。她们之间有段对话很有意思。知寿问吟子这么快乐,是在恋爱吗。老太太说,是啊,恋爱,恋爱。吟子之所以现在天天快乐,是因为年轻时无法和一个温柔的台湾男士在一起而天天哭,把一辈子的恨与悲伤都用光了。知寿说她想趁年轻把空虚都用光,老了就不会再空虚。结果,老太太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不能在年轻时(把不好的事)都用光了,要是只留下愉快的事,上了年纪,就会像她一样怕死。真是可爱的老太太。

女性的成长,必定有一门课是从异性那里获得,失恋就是最好的成长方式。知寿失恋,总认为是自己不好,内向又自卑,还嫌弃,偷人家东西收藏起来也是个坏毛病,确实不讨人喜欢。与吟子在一起,她有时会很刻薄,故意展示自己年轻的身体,用尖锐的语言来刺激,打压高高兴的吟子。读者可能不解,一个女孩子为何要这样对待一个老人。其实,知寿是妒忌,她恨自己竟然不如一个老太太受人喜爱。却没能整明白,她与吟子之间的差距是时间铸就的智慧。

小说中知寿一共谈了三段恋爱。第二段还是被男友抛弃。分手的原因没有说,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不是每一段恋情结束都有原因,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但她对于失恋显然没那么伤心了。有人总结过,如果说第一次失恋需要用三年的时间来恢复,那第二次仅需三个月,第三次只要三天……是这样的,经历过青春的情绪风暴后,才会明白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而孤独,最后都是孤零零地离开这个世界,爱是浮世之光。不论知寿,吟子,还是知寿47岁的妈妈,都在寻找爱,却并不依附于谁,而是以自己的快乐为主体。知寿的妈妈被交换到中国当老师,与一个中国人相爱。于是,她决定结婚并在中国定居,问女儿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女儿不愿意。于是,她就独自离开日本。从这点看,日本人的亲情确实比较淡漠。但是,妈妈这样做没有错,她知道女儿叛逆,当初苦口婆心劝她读大学未果,现在当然更要尊重她。当孩子长大后,就意味着分离,因为彼此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作家黄佟佟说:“中年人最忍不住的是想把满身的武艺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但年轻人不会听,他们的身体、心气都在势头上,完全体会不到,怎么会听呢?于是中年人变成了爹味十足的代言人,其实本质上就是不用说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个人有个人的造化,你再爱他,也顶替不了他的生活轨迹,他有他的南墙,你有你的南山,心有祝福,各自安好。”

小说的最后是知寿离开了吟子的家,搬出去一个人住,迎接新的春天。她开始接受稳定的工作,并有了新的恋情。知寿这次爱的是有妇之夫,明知道没有结果,只是偷来的爱,却还是纵身一跃,南墙总是撞了才知道回头。好在她已觉醒:“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过下去。”当你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时,爱情就成了蛋糕上的樱桃。

闻“名”识中国

□陈健全

饶有兴趣地看过央视的第三季《中国地名大会》,我又读到点评嘉宾胡阿祥教授的一本《大地有名》,愈加感受“古今多少事,都付地名中”的无限精彩,以及“开卷如芝麻开门”的特别魅力。

作者身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固然术业有专攻,但因做过《百家讲坛》的主持人吧,故著述给人的感觉既专业又普及。作者略以考据、应用、普及三个指向,厘为三编,讲义的旨趣所在,就如东汉刘熙《释名·序》的感慨:“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而一旦“打破砂锅问到底”,追究万千地名的“所以之意”,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无穷。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何以中国?书中从何尊说起。这是因为何尊的铭文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二字。相关的铭文是:“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意思是:我将住在中国这个地方,治理天下的人民。于是,首先知道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已出现“中国”一词。其次,知道了这最初是指周朝的东都成周,即今天的洛阳。至今以洛阳所在的河南省为“中国之中”的观念,仍然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河南省雅称“中州”“中原”,河南人以“中”表达行的意思。再次,知道了“中国”两字最初的写法,即“中”像一面旗帜,“國”写作“或”,就像树起一面大旗,大家围绕在旗帜周围。至于“或”——读作国家的“國”,按《新华字典》、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那是“从口从戈以守一”。这里的“口”指城池,“戈”指武器,“一”指土地,“或”就是一个人扛着武器,保卫城池,守护土地,就是《礼记》里说的“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家卫国天经地义。

地名是完美的古代文学。地名让我们领略“诗句连地理者,词气多高壮”,如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庾信“关山连汉月,陇水映秦城”,王维“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等等。吟诵着这些诗句,岂不“意兴与山川同廓矣”?况且,文学作品

“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从国名到省市区名称由来,从桐城六尺巷、邯郸回车巷以及南京乌衣巷的典故,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成语及至“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的对联等,深感地名是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结晶。典型的,有宝岛台湾高雄的从南到北的十条东西向横贯路——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一心,一心一意、同心同德、专心致志的意思;二圣,或说是制礼作乐的周公、大成至圣的孔子,或说是文圣孔子、武圣关公,他们都是令人敬仰的古圣先贤,让我们见贤思齐;三多,是多子、多福、多寿;四维,指礼、义、廉、耻,明礼义、知廉耻,国家才能治理,社会才能安定;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齐至,幸福美满;六合,上、下、东、南、西、北为六合,六合指天地四方、宇宙人间,成语“六合同春”寓意天地人间的祥和康泰;七贤,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八德,孙中山先生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目为固有道德;九如,《诗经·小雅·天保》中的九个“如”,即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天保九如”成了福寿绵长的祝福语;十全,十为满足,全为完美,十全就是完美无缺。这样的方正之道走过路,能不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地名是完美的古代文学。地名让我们领略“诗句连地理者,词气多高壮”,如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庾信“关山连汉月,陇水映秦城”,王维“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等等。吟诵着这些诗句,岂不“意兴与山川同廓矣”?况且,文学作品

乡情缕缕扑面来

——读吴信林散文集《月下听泉》

□沈伯文

与爱,是与非的准确描述和表达。从点滴感知大千世界的时空交错和芸芸众生的日常。能把一件有时代感的事情描述清楚,并充分地体现写作此文的客观与必要性,这便是信林写作的起点与归宿。这类饱含深情的文字着实很多,像曾发表于《太湖》上的《生命的暗示》一文,可见其写作的逻辑性与巧用细节的能力。在如皋罐头厂打工的父亲,是工厂里地位低下的劳力出卖者,在没有工厂饭票的情形下,这一天竟弄来白胖糕的一根半笼糕(如皋话:黄菊儿),冒着酷暑骑车十几里送给寄宿在校的儿子。儿子也知道父亲是临时工不可能享受白面笼糕,父亲一定是在下班后为别人出了一份苦力。可是他笔锋一转,父母都没舍得吃,母亲也想帮父亲一把,由她来送,可已近夜晚,父亲怕母亲走夜路会害怕,只得匆匆换了件花格衬衫,忍着疲惫骑上二八大杠来到学校,把这珍贵的人间美味送给瘦弱的小儿子,补补多病体弱的身躯……看到这里,我也泪眼婆娑了,一对平凡的中国父母形象便在这不动声色间被描写得无比伟岸。在那个虽说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代人却不缺少爱,这爱来自家庭、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林因深刻体察到父母的不易便发愤读书,用成绩来感恩大爱,不久便站到了他就读的高中讲台,后因教学成绩优异又站到省重点高中的讲台,后又因文笔不错而调到宣传部走上仕途,真的成了一名要笔杆子的人。

其次,如果将新作和《月下听泉》作一番比较,《月下听泉》明显上了几个台阶,文笔更加老辣更细腻,其驾驭文字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尤其是不少文章开头几句话,拿得轻松惬意,趣味性幽默感跃然,让我涌动着读下去的欲望。不经意间轻松愉悦的调侃,总让文字的妙趣洋溢于文章当中,足见信林的笔力与功夫提升之快。好散文并不只是华丽词语的堆积,而是字里行间蕴含着情

的面前。他们在40年前的困难时期,面对贫穷没有歇气而是咬牙抗争。在改革初步成功后,有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驾驶自家小轿车时,依然保持着那一份真诚与执着,勤俭与谦逊,互助与帮衬,在书中均有实录与白描。正是因于人世间的点滴情谊,让我们有了真实的时代体验感。仔细思忖,这其实还可以视为一册地域历史教科书,它的史料价值也许在未来会超过文学价值。对乡土风情的叙事,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史,在他的笔下似乎打了一个圈儿。在远古传承遇上大时代的急速变迁或将淹没如皋乡村风貌时,用一支笔仔仔细细地记录了这里的曾经与沧桑巨变。未来无论如何发展,无论社会在飞速前行中是否还有书生在长期记录平凡世界,平凡人生,江海平原百年城乡浓缩画卷已然栩栩如生地在信林笔下绘就。顺着他的书脉仿佛使我又回到了那个珍贵的且已逝去的年代。此时,我想到了一句话:喜欢读书的人,他的人生会比别人多活几辈子。看来,人生的厚度靠最简便而便宜阅读就能得来。

我之所以把这篇读后感定格为乡情缕缕,读完了全书无不满乡情、乡韵、乡亲、乡音、乡俗。浓浓的家乡情结扑面而来。故乡无论穷富都是一个人一生舍弃不了的念想。“扛扁担”“黄脚虾”“鼋鼍病”“糟佬儿”……这些如皋土话常在书中冒个泡儿,既诙谐又逗人一笑后继而开始沉思。我想,认识了世情,便才懂得生活。

夜深沉,思深沉,文深沉,缕缕乡情藏在心。这是我读《月下听泉》的肤浅认知。

山亦妩媚

□关立蓉

面从也,岂契、契事舜之意邪!”魏微的回答,引经据典,希望唐太宗能成为舜帝一样的千古明君。在唐太宗看来,魏微的耿直,更像是“傲娇”,充满了对大唐的责任心,理解自己的雄心壮志。所以,太宗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

宋濂在《题魏受禅表后》中提及:“笔法劲拔,如铸铁所成,盖得蔡中郎之遗意,至唐人效之,则流于媚媚矣。”这位明初的文臣之首,一生严谨自律,酷爱蔡中郎刚健有力的书法,其实,书画中带点柔,带点媚,也是风姿绝尘。宋徽宗的瘦金体,字里行间有妩媚之气,衬得画中那些芙蓉、锦鸡、狸猫,甚至老鹰,都有一种哀艳之美。去宜兴旅游,在东坡书院看到苏轼的《阳羨贴》,船人荆溪,意思豁然,如履平生之欲……这些字似有魂魄,妩媚的宜兴山水,镶嵌进字体系里,千年来,风采翩跹……再看汪曾祺的《看水仙》,一块墨黑色般的巨石旁,长着一株水仙,像是专门来给石头做伴,石上停一鸟,正欣赏水仙,鸟儿浑身滚圆,一双眼睛好似滴溜溜转,何等妩媚奇怪……

音乐家弗莱舍,在他演奏生涯的辉煌阶段,突然发现右手失去力量。后来,他成了指挥,又做了钢琴老师,在一本钢琴教材里,他动情地写道:你要像挤奶工一样使劲,像小猫一样妩媚,把小爪子收起来,你的手指不能像锤子一样砸下来,想想海豚是怎么媚人地摆动尾巴,你的手指现在是一只海豚,

对地名的描述,也扩大了地名的知名度,于是地缘诗重,名随文行。如,张继《枫桥夜泊》之于寒山寺,杜牧《清明》之于杏花村,刘禹锡《金陵五题》之于朱雀桥、乌衣巷、石头城,欧阳修《醉翁亭记》之于琅琊山,《西游记》之于花果山,《水浒传》之于梁山泊……

循着地名一路探究,作者建议读者多想想、多走走,我深以为然。与作者恰有同感的是,没到安徽泾县之前,想当然地以为李白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桃花潭是座水潭。及至踏访,才知这桃花潭是青戈江上的一处水面。因其水面较深,又形若水潭,故名。又据袁枚《随园诗话》记载:当初汪伦邀请李白来此的信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却既不见桃花,又不见酒店,汪伦遂道:“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白听了开心大笑。

想不到的是,“舌尖上的地名”讲到吾乡如皋火腿,不禁勾起我的馋虫。可以说,舌尖品的是味道,地名带的是感情,舌尖感觉着一方水土的一方美味,地名则富集一方美味的一方记忆。地名作为家乡的名字,正如作者所述,地名是历史记忆、文献资料、文化象征、文明见证,地名是风俗符号、地域特色、乡愁所系、乡恋所在,地名的背后有感情、有人物、有故事、有观念。地名是一声声的乡音,镌刻着人们的记忆;地名像一盏盏明灯,照亮着游子回家的路;地名如一块块磁铁,吸引着你的思乡情。

闻“名”识中国。中国大地的一个个地名,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既是独特的存在,又是共情的珍爱。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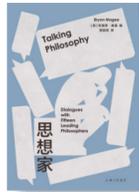
《问学记》 扬之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问学记》是扬之水先生撰写的回忆性散文集。除了数篇带有强烈自传性的篇章外,作者还追忆了与徐梵澄、孙机、谷林、赵萝蕤、南星、杨成凯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并用精致传神的文笔,定格了那些学人的渊博与风雅,使读者领略其中的思想之美、真情之美、文辞之美,别有一种感动奋发的力量。



《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 [摩洛哥]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基利托通过“我们如何成为单一语言使用者?”“你无法翻译我”和“对一话”三个阶段,重新审视自古典时代以来一直困扰着阿拉伯学者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身份、他者的双重性。他对翻译问题、文学双语化的先驱、阿拉伯小说的起源以及当代摩洛哥文学的演变都有新的认识。



《思想家》 [英]布莱恩·麦基编 上海三联书店

将哲学置于时代的背景下,作者与当代领衔哲学家展开对话,对谈在20世纪占据主流并延续至今的哲学流派,审视哲学的常规分支,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并结合相关历史去理解各流派的最新发展,进而发现思想家如何重述问题,如何看待自由、未来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图书馆:一部脆弱的历史》 [英]安德鲁·佩特格里

[英]芭瑟·德·伍德温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馆历经几个世纪才建成,也可能在一天内被摧毁。本书介绍了塑造了世界上最伟大藏品的古董商和慈善家,追溯了文学品位的兴衰,揭示了在追求稀有手稿时犯下的重罪和轻罪,并探索了图书馆在塑造公共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